

公共的玫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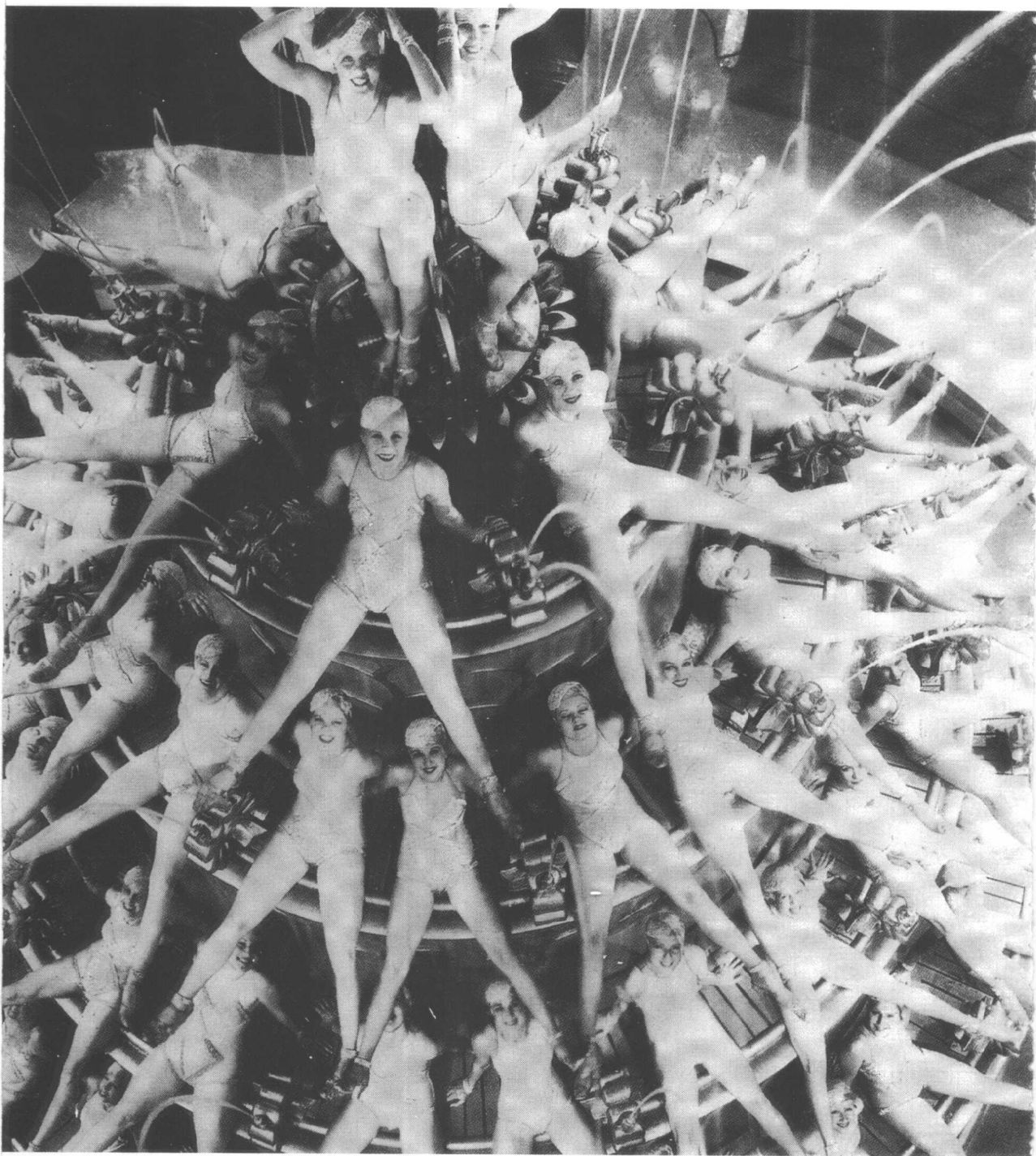
20世纪的美女神话



永恒的女性，引导人类飞升。——歌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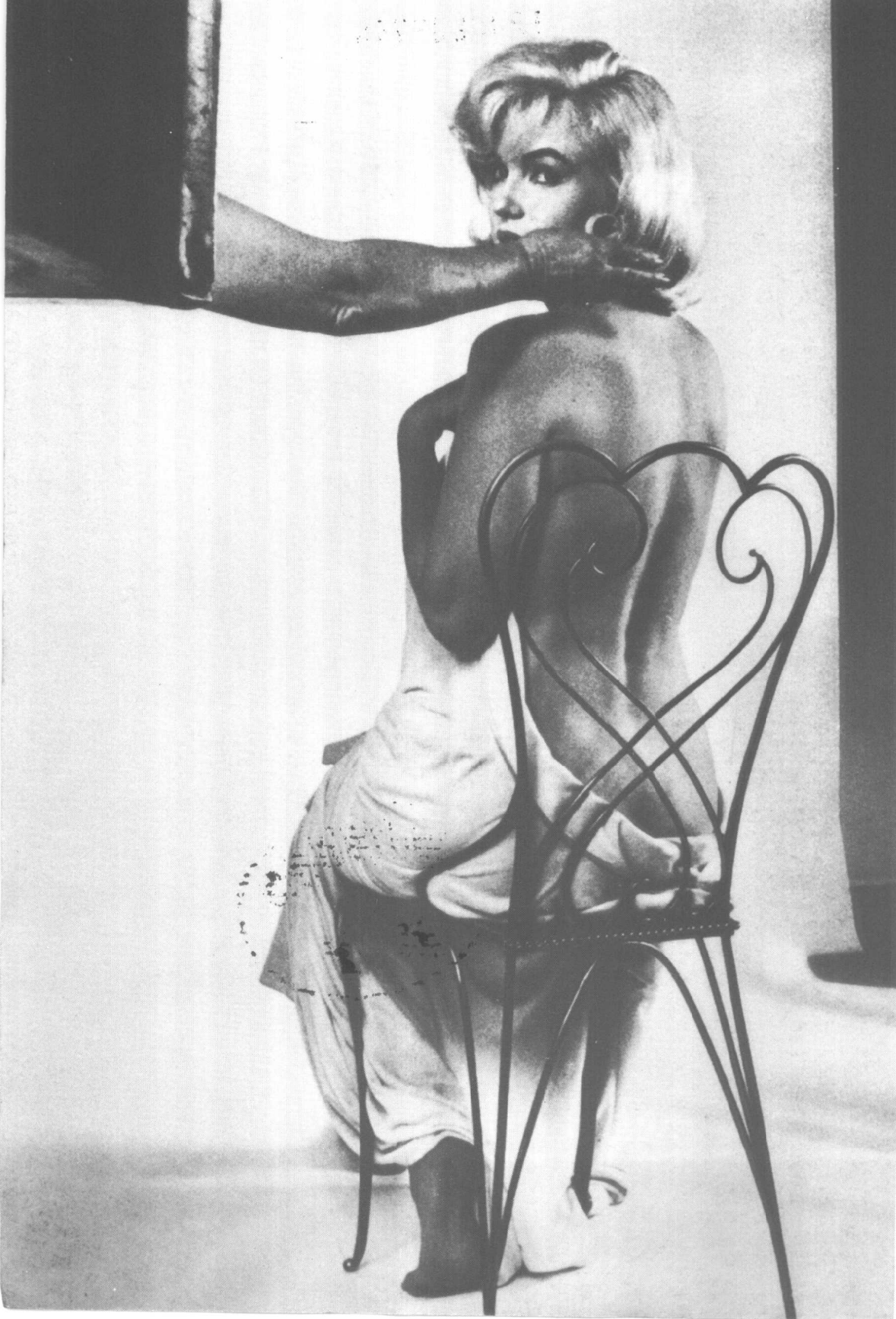
朱朱 黄梵等 / 文

江苏人民出版社



公共的玫瑰

20 世纪的美女神话



1200238748



1200238748

B834.3

99



公共的玫瑰

朱朱 黄梵等 / 文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公共的玫瑰:20世纪的美女神话/朱朱、黄梵/等文.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1

(书写与影像系列/吴源主编)

ISBN 7-214-03110-8

I. 公... II. ①朱...②黄... III. 女性—审美评价
IV. B83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39698 号

书 名 公共的玫瑰:20世纪的美女神话
著 者 朱 朱 黄 梵等
责任编辑 杨全强
责任监制 王列丹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网 址 <http://www.jspph.com>
<http://www.book-wind.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9.5 插页 3
印 数 1-5125 册
字 数 70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3110-8/B·62
定 价 24.00 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序《书写与影像系列》

最初,文字与图形是二位一体、混沌不分的,那是人类最初的书写。这种书写既有意象式的直接,可以迅速地透进心灵,又使思维包裹了一层诗意。所以,列维-斯特劳斯说,原始人的思维是诗性思维,有野意。

后来,文字迅速生长、成熟,掌握的技能也多了起来:叙事、状物、摹情、思辨,诸般器具挥舞到圆熟。语言即思,人类的大脑由此锻炼得有如精密的机械,泛滥的文字大军里多了无数深沉的面孔,只有沿着互联网的网状路径才能觅见一些直接的诗意了。与此同时,图形作为包袱被文字甩掉之后,也经营起一片图像的王国,储备着养眼的丰富资源。只是具有权力意志的理性的人们相信:知识就是权力,而知识是由文字堆起来的高深的理论和玄妙的公式。睁眼即获闭眼则失的图像是不可靠的休闲品,以钻研图像为抱负的人也要搬来文字方程式做救兵,等到在图像里又挖掘出一堆文字来,方才心满意足。

几年前,有人喊“来了”的“读图时代”,无非是工具理性式的噱头,是一个造了来使使的时尚工具。其实,图像一直就在那儿,只是捡拾者寡而已。图像是一种碰触到不同光亮的眼睛就会催生不同化学反应的催化剂,反应的结果像哈姆雷特一样多。这种结果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积累,一种成长,当然也是一种知识。有智商,也有情商;有智识,也有情识吧。

这套丛书的立意并不新鲜(丛书名里的两个词也被一些率真的人声讨过),甚至面目上也跟当前打着“视觉”或“读图”之类

旗号的“出版工程”差不多。但我们的出发点可能会有些不同。我们不想找来一堆图,然后再为图而文;也不是要有了文,就找一些相干不相干的图来作作装修。我们尽量让两者各说各的话,说自己能说的话,甚至是看似不相干的话;但却总有着相互发生的因缘。也许我们并不总能做到这一点,但有一点是我们的宗旨,那就是我们将尽可能让两者都把自己的话说得更真实些,或许也是更动听些。

编 者

目 录

公共的玫瑰:20 世纪的美女神话(代序)	11
爵士时代·萧条期·烽火佳人	19
嘉宝:激进意愿里的玫瑰身体	26
费雯丽:你的美丽与优雅是如此脆弱	30
英格丽·褒曼: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38
凯瑟琳·赫本:影后中的影后	44
嬉皮士·性解放·窈窕淑女	53
格蕾丝·凯利的“性雅致”	58
奥黛丽·赫本:心灵的一次黎明	64
伊丽莎白·泰勒:两个女人	71
索菲亚·罗兰:看上去很悲伤	77
玛丽莲·梦露:我只负责“性感”	84
伊莎贝尔·阿佳妮:绝望的爱	92
女性主义·新性感·古典的回归	97
梅丽尔·斯特里普:“而且,我发现自己是美丽的”	101
麦当娜,或异常的小孩	105
比诺什的春天与秋天	112
莎朗·斯通:身体的诗学	115
朱迪·福斯特:电影是一种治疗	120
我们这代人的黛米·摩尔	126
美国甜心梅格·瑞安	132
朱莉娅·罗伯茨:对一个木偶的设计	137
苏菲·玛索的成长	141
凯瑟琳·泽塔-琼斯:红红的玫瑰	146
时装模特:身体的幻象	150



公共的玫瑰：20 世纪的美女神话（代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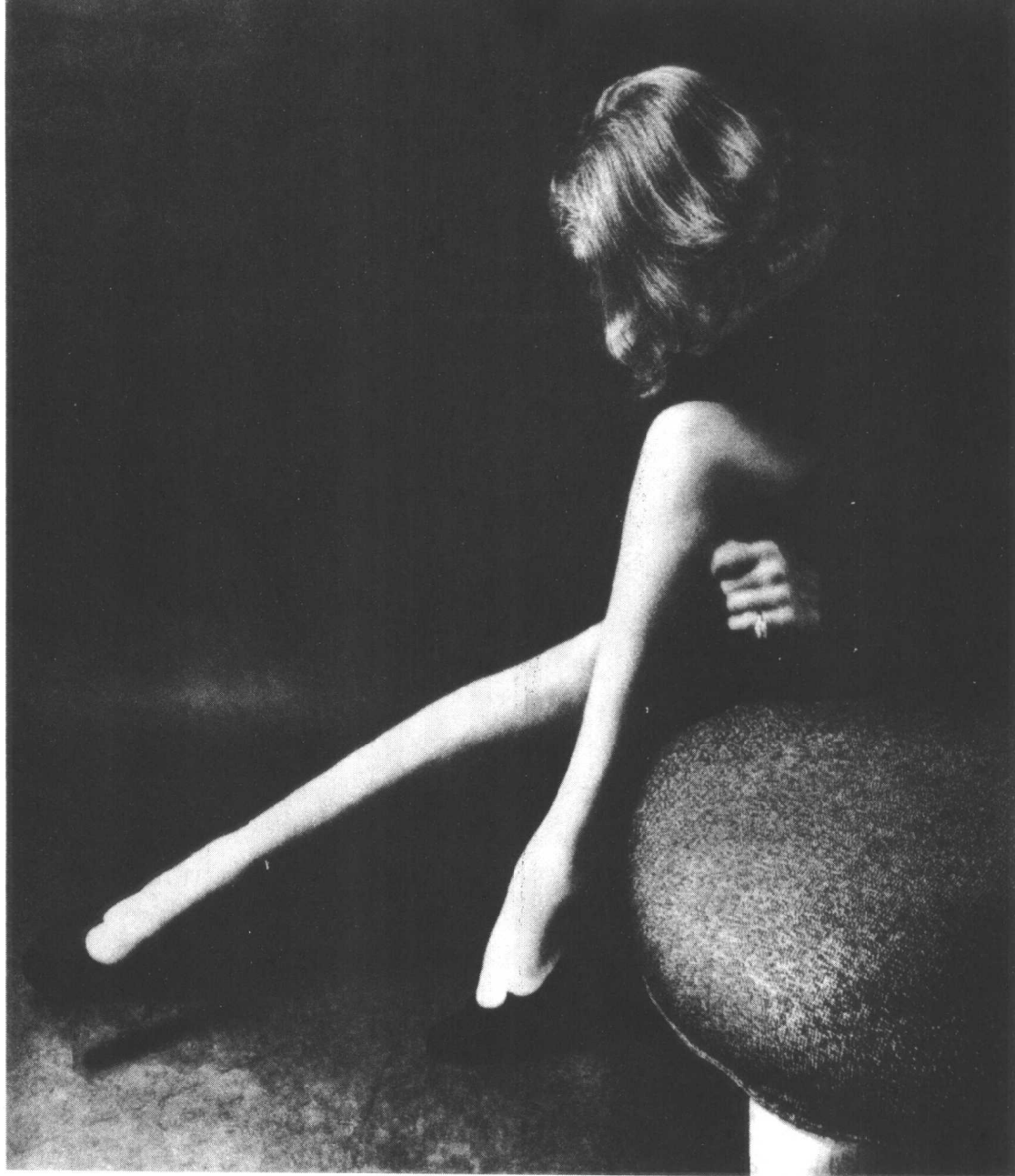
美在一千种形式里藏身。

——歌德

“永恒的女性,引导人类飞升。”说这句话的歌德当时所能见到的女性无非是一些亲朋好友,再就是到博物馆去看那些著名的和不太著名的画家作品中的名媛、淑女、天使、圣母及众女神。我们就幸运得多了,19世纪的伟大发明之一——电影(在20世纪,技术上才臻于成熟,并发挥了淋漓尽致的作用)——几乎向我们展示了关于女性的所有内容。而时装设计师或时尚制造家们则建起T型台,并织造起如梦似幻的灯光,倾泻进浓烈而富感染力的音乐,让那些年轻的——“美的动物”作着全方位的女性Show。

从某种意义上,20世纪可以说是女性的世纪。因为女性的权利、形象及社会职能从来没有像20世纪这样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在这一变革过程中,电影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一种有着强大威力的大众传播手段,它不仅强化了男性对女性的看的权力,也向女性多方位、多层面地呈现了自己,女权主义者据此可以找到男性歧视、支配女性的有力证据。

在现代以前,描绘、珍存女性美形象的功能主要由绘画来承担,如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拉斐尔的圣母像、鲁本斯的名媛淑女等,但当时几乎所有的画家都是男性,而画布上的方寸也更多地留给了女性。但女性所被描摹的却多是肉体的丰盈,她们或裸体或着装,基本上作为客体供男性解读、研究乃至赏玩的。女性的地位没有因此得以提升。尽管有这么多纸(布)上的美女,但女人却依然是被诅咒的角色。中国的至圣孔子说过:“惟女子与小人难养也。”15世纪末,法国雅各布·斯蓬热也曾写过这样一段话:“她们确实漂亮诱人,但与她们交往又实在让人头痛,至于和她们终身相伴,那简直生不如死。”意思差不多,语气却更见激烈。女性美貌简直就成了地狱的代名词。在法国中世纪大诗人维庸的笔下,“美丽的制盔女”虽然年轻时“双肩雅致纤细,美丽的手,修长的臂膀,还有娇小的双乳耸起,挺拔的腰股



玛琳·黛德丽这双腿当时值数百万美元。



丰满、修长，正适合做爱的竞技场；而在宽广的腰股之间有神秘而迷人的力量……”然而诗人同时也向我们展示了美人的老去：佝偻、干瘦、萎缩……“一把麻秆刚燃起光辉，顷刻之间已经烧完。”在维庸眼中，女性美是一种虚无，是一种靠不住的东西。

20 世纪，女性魅力不再与堕落与死亡相连，而最能说明这一转变的就是：影星与模特。这也是我们所公认的最典型的美女的代表。而前者尤为重要。我们常说经济是基础，女性要想真正取得不依赖于男性的主体地位，最终要在经济上独立。“起初，如果说女人借助容貌得到不少象征或实际利益的话，这些好处只不过是依靠男人的地位和权势才得到的，是女人们用性和婚姻为代价换来的。不过到了电影风靡全球的时候已不存在这样的情况。这时，实现女性魅力的是银幕而不是性，进行交易的是漂亮的外貌形象而不是女人的身体。因此美具有了新的能力。”电影作为一种大众文化（大众文化样式无一例外地都有着商业性），为女性尤其是美的女性创造了独立的条件。她们不仅有可能获得与男性同样，甚至是比男性更高的报酬（朱莉娅·罗伯茨 2000 万美元的片酬只有少数几位男影星堪与比肩，而像辛迪·克劳馥这样的超级名模岁入也有数百万美元），在作为电影这一文化商品的生产要素上，她们也与男演员处于平等的地位。所谓“市场面前人人平等”。20 世纪，在美成了一种职业之后，作为美的化身的女性在表面上似乎取得了某种堪与男性相比肩的能力，不管它的基础是多么脆弱。

歌德说，美在一千种形式里藏身。每一个美的女性都有着不同的美的气质。电影可以说是从性格、情绪到身体、曲线等全面地动态展示女性美的最佳手段，而这一点也正是电影的重要卖点之一。时装模特虽然一律带着有点单调的冷傲，但关

于她们身体的那些数据，却是数学美学研究者们的神圣。济慈说：一物能美，足以予人莫大快慰。从这一角度来说，电影不啻是一条快乐生产线，而美的女性是它的关键配方。还没有哪种东西像 20 世纪的电影这样，把如此多的美女的如此多的美态呈奉给我们。葛丽泰·嘉宝的冷艳、奥黛丽·赫本的清纯、伊丽莎白·泰勒的俊俏、格雷斯·凯利的沉静、玛丽莲·梦露的性感……她们在银幕上或走、或卧、或跑、或嗔、或流泪、或沉默……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有着一种既是专属于 20 世纪女性的、又是属于一切时代女性的魅力。电影可以说创造了一种现代的新型女性。但所有这

人类制造美女的神话并不是从 20 世纪才开始的。





丽塔·海沃斯是当年的女性神话。

一切在使美成了一项女性专有的职业、成了女性的一种神话时，似乎并没有真正改变女性在男权框架中的从属地位。

她的脸被称为人类可以演进的终极的嘉宝曾说：“我要劝他（指希特勒）休战，不然我就把他杀了。我是这个世界上惟一可以不受搜查见他的人。”希特勒算得上 20 世纪上半叶最有权力的人物之一，他很喜欢嘉宝所演的《茶花女》。我们不知道她终究有没有去劝他休战，但至少我们知道二战的结束不是因为希特勒的主动停战。我们也因听说过安东尼与克莱奥佩特拉、吴三桂与陈圆圆的故事，以及特洛伊战争、中国春秋时吴越争霸的

故事等而知道美的力量很大，但这种力量是否能让男性与女性之间的权力关系逆转过来是很令人怀疑的。所以，今天女权主义思想仍然要严厉地批判女性美的神话，认为它是一种女性依赖于男性的附属权利，一种会随着时光而不可避免地凋零的昙花一现的权利，一种没有优点的、令人失望的权利，因为它的大部分是源于造物主的恩赐。它并不能构成女性王国，相反这种神话只能是作为一种对“弱小者”权利的认同以及使女性附属于男性。由此，女性美便有了一层政治的意味。

这样的分析似乎背离了女性美的初衷。那么，就让我们这样想吧：女性美是女性额外奉献给全体男性和女性的一种天赋的和文化的创造，因为它不仅令男性愉悦，女性自身也受惠于它。20 世纪如果没有嘉宝、梦露、奥黛丽·赫本、麦当娜……这些名字，人类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呢？

本书遴选了 20 世纪 20 位各时期具有代表性、极具女性魅力的女明星，试图以文字和照片呈现与挖掘她们各自美的特质与秉性，并力求暗示出一条 20 世纪人们女性美理想的变化脉络。由于大众传媒在 20 世纪的空前发达，在“公共的玫瑰”这样的标题下本来还可以涵盖进黛安娜王妃、杰奎琳·肯尼迪甚至是玛格丽特·杜拉等其他领域的著名人士，但这样一来，所选人物势必显得很杂乱，并且这些人士也不是作为审美对象而出现在公众视线中的。因此我们将本书的人物限定在银幕界，时装模特也主要是一种作为审美形象而存在的职业，但那些名模们基本上只是一些能指符号，在公众心目中并不具有所指的多重性，因此我们将时装模特作为一个整体来审视。麦当娜的入选并非因为她演过电影，而在于在其公众形象的构建过程中，她的着装、她的行止、她的姿态所起的作用，如果不是更大，至少也与她的音乐同样重要。从这一点来说，她在流行乐坛是独一无二的，因此，我们将她收了进来。